

賺來的日子

夏天是看戲的時候，在長途飛機上看到 *The Last Quartet* 是最近看到的好電影之一。故事很簡單：四個合作多年的四重奏團友，其中一人患上柏京遜症，再也無法演奏難度過高的作品。他的去留，同時牽起了四人之間的各種微妙心態，一生的追求，得與失、愛與恨、家庭、愛情和友情，都在同一時空反彈和衝擊。讓我在漫長的旅途中，也聯想到自己生命的點滴。

讀到一本澳洲作家的舊著作 *The Summer of the seventeenth Doll*，說的也是同一題材；兩名男士，每年夏天都到一個市鎮探望他們的女友，並且每次都給她們每人帶來一個塑膠娃娃，年年如此，可是到了第十七個夏天，各種因由，讓他們知道這將是最後一次，一切事情都有盡頭，無論好壞！

而我自己，過去二十年來，每年夏天都會回到紐約，與 Minuchin Center for the Family 的導師一起主持暑期培訓，年年如此！那是我充電的地方。但是我們的老師 Minuchin 已經九十三歲，隨著他的隱退，誰也沒有心情繼續辦課。

記得二十年前隨老師到柏林參加 The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，好像一次華山論劍，目睹心理治療各派祖師爺的互相挑戰和擦出的火花，當時的興奮，至今仍然讓我念念不忘。但是近年每次見到會議的主辦人 Jeff Zieg，都聽他嘆息這個四年一度的大會越來越難辦，理由很簡單，很多年邁的宗師都活不到下一次大會，在清黃不接之間，要維持一個大會的能量，一點也不容易。

Minuchin 是這個大會的中堅分子，但是他已經拒絕了下一次大會的邀請。他說：「我不想像別的同僚一樣，至死方休！我想做第一個活著時就能引退的人！」

我們這位老師是個老頑童，總是喜歡做些令人出乎意料的事。但是最讓人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在五六年前，就開始向人告別，每次聚會時都說，這是最後一次。上次在紐約道別，我們到 MOMA 旁邊一家也叫 Modern 的餐廳吃飯，吃得興高采烈，都說：「same time next year!」他沒有作聲，但在我們離開時，他悄悄地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年，在我這個年齡，不會去想明年！」

去年夏天我因事沒有去紐約，今年回來，可喜的是 Minuchin 仍是好端端的，與夫人老遠的從 Florida 趕來與我們會面。他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這幾年來，老是與人告別，現在都沒有人信我了！倒不如好好享受每一天，管它能活多久！」

有人告訴我，人過了五十歲，每天都是賺回來的日子！

人生半百，一轉眼就過去，我們大都活在賺來的時光。只是賺來的光景也飛逝得突然。最近一個好朋友從家裡的樓梯摔下來，要入醫院施手術。有人問，為什麼在家裡裝置樓梯，對老人家多危險！問的人不知道，朋友在裝修房子的時候，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老！

在紐約探望另一個在郊區新置了房子的朋友，那房子原屬一對建築師夫婦，樓梯前，樓梯後，在你預料不到的地方都設有梯級。我問，這般精緻的房子，一定是用愛心築

成的，屋主怎捨得賣？朋友答：「他們在建造房子時還很年輕，沒想到人老了，梯級過多就再也不能住下去！」

年輕時誰也沒想到會老，但是「老年」是一個最狡猾的侵略者，他一直在你身旁窺視著，一分一秒地侵佔著你的每一吋肌膚，每一個細胞，在你的靈魂完全不知覺時，身體就變了樣。只有無情的鏡子不時給你提醒，但是我們怎樣也無法明白滿頭清絲怎會變成一堆白雪？

只是面對一位九十三歲的老師，誰也不敢稱老。他的思維仍然是那樣清晰明確，完全不受那不聽話的身體支配。看舞台劇，是我們在紐約的主要活動，可以不教書，但是不可不看戲。一早就定了戲票，吃喝玩樂，但是 Minuchin 的行動實在困難，需要靠一架手車協助，而他總是嚷著要自己走路。在紐約炎熱的烈日下，我們又勸又哄，他才肯推著手車出門。看他每一步路都要忍受著肉體上的苦楚，想起當年拜師時他那英姿風發的模樣，實在令人心痛。但是他永遠是活在當下，還說要與夫人參加一個戲劇課程，研究幾個近代美國編劇人的劇作。

我本是個懶散的人，最喜歡在紐約跟隨老師工作那一段日子，站在一位前鋒學者的背後，沒有打前鋒的壓力，卻享盡思想上的滋潤。其實也是他苦口婆心地把我勸回自己的地方工作。還清楚記得當時在港大的辦公室裡，被邀訪港的 Minuchin 剛剛完成他的工作坊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像西班牙音樂大師 Segovia 一樣，你把他抬到台上，給他一個結他，他就會奏出美好的音樂，但是回到台下，他就只是一個老人。現在要靠你把這結他傳下去了！」

我是使勁地搖頭：「我不要你的結他，我不要這個使命！」

他輕輕地問我：「你對自己的文化沒有感受嗎？你不想為自己的民族出力嗎？」

當時我不住搖頭，卻不知不覺地循著他指引的方向走去。回港近二十年，他也由當時的「老人」，變得更老！長期活在年邁的狀況中，我想他對生與死的問題，比誰都透徹，很多年前他就對一個丈夫患了末期癌症的妻子說：「在他死前的每一刻，他都是活著，千萬別過早就把他抹殺！」

每年見面，他都給我一個師生獨處的時段，為我解決一些思維上的疑團。今年我約好去他下榻的公寓找他，我到達時，他已經在大門前等候，他自己是步步維艱，卻怕我找不到路。那公寓屬於他的近親，室內滿是古董和藝術品，還難得地有個特大的花園露台，種滿奇花異草。我與他夫婦兩人，像三個在糖果店裡的頑皮孩子，無限興奮地在別人的宅所盡情探索，一如以往，工作不離娛樂！

我不知道這是否我們的最後一次，在失去父母後，我就宣佈自己是個孤兒，可幸的是仍然擁有如此良師。既然賺了如此多年的豐盛，不敢貪多，只有一分一秒地珍藏！